

現場演出變網上直播



兒童劇團疫境求生 探索新出路



因為疫情反覆，本地表演場地在早前短暫重開後再次關閉，表演藝術界與從業人員唯有繼續苦捱。在此情況下，有近21年歷史的本地兒童劇團大細路劇團（下稱大細路）迅速變通，在這個周末，將原本定於牛池灣文娛中心舉行的兒童劇《親親24孝》7場演出全部轉為網上直播，與觀眾雲端交流。

在疫情很可能在未來數年成為「新常態」的情況下，大細路希望藉此實驗探索新的演出方式，力求在疫境中堅持創作與演出，讓劇團人人有工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大細路劇團提供

疫情反覆，對於劇團來說是雪上加霜。而無法現場演出意味着無法開工，大量自由身演員面臨毫無收入的窘境。而最糟的是，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情況會好轉。

「早前開董事會的時候，主席問我：『我們捱到多久呀？你有沒有後備計劃？』」大細路劇團藝術總監兼劇團經理林英傑苦笑說，「現在大家盡量積極面對，但是如果疫情持續，讓學校一直開不了學（多場學校巡演及工作坊無法正常進行），真的就要討論下劇團盈餘究竟還可以支持多久。」

咬牙堅持 大家有工開

據劇團早期統計，由於疫情的原因，需損失約100萬元，其中涉及6個公開演出約40場、100多場巡迴演出及約350節工作坊。但劇團後來與主辦及贊助機構商議，成功將部分演出轉至網上後，損失減至56萬元。但對中小型劇團而言，這仍是一筆大錢。劇團現有9個半全職員工，台前幕後的演職人員則大部分是自由身工作者，以合約形式參與製作。這批人員有演出才有收入，劇團一停工，他們立刻顆粒無收。劇團早期的合約，為自由身人員提供保障，如若因為突發情況3個月內不能補足場次的話，會賠30%的人工。這條款本是為了應對簡單的停課或者打風等突發情況，卻沒想到碰上新冠肺炎疫情。連續多月停工，劇團自身也財政困難，唯有向贊助機構重寫合約，才能保證即使取消演出，參與者也可以因已投入的創作時間而獲得部分報酬。

「同行已經將近6個月沒有工開。」林英傑嘆道。訪問期間，他收到短信，又有同事申請針對自由身工作者的7,500元資助被拒絕。「（這資助）真的很有限。加上疫情已經半年了，7,500元，能幫到的有限。」這讓人想到他談起劇團將演出轉為網上直播形式的初衷：「現在第一件事是，一定要繼續排演，要讓自由身的工作人員可以出到糧。」如若劇團一直關閉，帶來的影響將如同推動多米諾骨牌，行業會斷層，人才會流失。對林英傑來說，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開工」——讓大家「可以憑着創作有收入，能有尊嚴地生活。」

The show must go on.

新常態下 學會變通

「把現場演出變成網上，大細路成立21年來從沒有試過！如果一年前讓我這麼做，我肯定覺得不行，現場演出怎麼可以拍下來呢，那不變成電影



會少了人人入劇院？這是挑戰。但同時，有了網絡，在劇院關門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用直播去講故事給觀眾聽。我們還可以用上很多多媒體，加入動畫、MV等來方便轉景；各種元素的運用反而讓故事更加豐富。這一次，就如同去探索一種方式，有些接近電影，但是又能看到演員的現場交流。這種探索正因為疫情而得以可能。」

兒童劇最重要的是現場的交流，怎麼讓小觀眾長時間盯着屏幕而不覺得悶，並仍然能與演員互動，這對劇組來說是一大挑戰。「比如我們看YouTube，有即時聊天功能，但滾動很快，其實看不及。我有時在家看兒子Zoom上堂，很多小朋友也是上着上着就不見人了。強迫大家去互動，很難。」冼振東說，「坦白說我們也還在嘗試。請容我大膽些，甚至『不負責任』地說一句，這次演出可能就是實驗，看看小朋友會不會有即時的回應。這是很個有價值的實驗。因為之後，當在疫情的『新常態』中我們要繼續做戲劇，在沒有現場觀眾的條件下，但是又可以通過即時的通訊來給回應與互動，該怎麼做呢？這次就是實驗。」

表演形式、技術支持 新探索

演出也為演員的表演提出新挑戰。冼振東認為，雖然實質上是對着鏡頭演出，但從一開始並不應該用做電影或者多媒體的思維來進行。直播的鏡頭不會突然特寫演員面部的眼淚與微表情，「如果用拍電影的邏輯來運行，那是本末倒置。」這仍然是劇場表演，雖然觀眾席通過雲端散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希望演員仍能聚合在舞台表演時所展現的能量，但同時又意識到鏡頭的存在，適當地收斂或調整自己的能量。「我們要嘗試的直播的表演方式是怎樣的呢？比如，A和B對話，鏡頭需要切換不同的人，那這中間會有0.5秒的gap，演員要體認到這個。」這麼一來，表演的節奏和重心必然會有所改變，而演員需要去適應與學習。

《親親24孝》的導演兼編劇冼振東介紹道，將演出搬至大埔藝術中心的小空間，原本為正式劇院所設計的布景需要簡化，演出的分場也要調整，關鍵在於盡量運用手邊的一切資源去將故事講好。「疫情對業界來說其實是有危又有機。」冼振東說：「有了網絡，大家可以隨時隨地看各種故事，Netflix, HBO……以後會不

了？」林英傑說，碰上疫情，演出取消、場館關閉，坦白說不是劇團的責任，但為何仍要堅持繼續做演出？全因心中有一股氣、一團火。「現在這個疫情就好像一場戰役，要打敗香港人一樣；我們是不是沒有還手的機會呢？其實從另一個角度想，這正是個反思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怎麼繼續搞劇團？怎麼繼續做兒童劇？特別是疫情在未來數年，可能變成『新常態』。這也不是只有香港要面對的問題，百老匯、倫敦西區……外國的劇院也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前一段時間，連最賣座的音樂劇《Hamilton》也要改在網上放映了，難道不怕大家在網上看完以後就不入劇院了嗎？其實這正是要告訴所有的，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是要變，要嘗試看怎麼把我們擅長的東西繼續下去。」

演出變直播 有危又有機

《24孝》是家喻戶曉的中國傳統故事，《親親24孝》嘗試用生動的道具和演出來重新演繹其中的故事，讓小觀眾在歡笑中體驗傳統孝道的概念。演出的直播版不是簡單地把整個過程一鏡到底直播放送，也不是拍好完整的演出再放上線由觀眾點播。劇團希望保持觀劇的當下感與儀式感，也盡量依靠科技來實現與小觀眾的互動。

《親親24孝》的導演兼編劇冼振東介紹道，將演出搬至大埔藝術中心的小空間，原本為正式劇院所設計的布景需要簡化，演出的分場也要調整，關鍵在於盡量運用手邊的一切資源去將故事講好。「疫情對業界來說其實是有危又有機。」冼振東說：「有了網絡，大家可以隨時隨地看各種故事，Netflix, HBO……以後會不

會少了人人入劇院？這是挑戰。但同時，有了網絡，在劇院關門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用直播去講故事給觀眾聽。我們還可以用上很多多媒體，加入動畫、MV等來方便轉景；各種元素的運用反而讓故事更加豐富。這一次，就如同去探索一種方式，有些接近電影，但是又能看到演員的現場交流。這種探索正因為疫情而得以可能。」

兒童劇最重要的是現場的交流，怎麼讓小觀眾長時間盯着屏幕而不覺得悶，並仍然能與演員互動，這對劇組來說是一大挑戰。「比如我們看YouTube，有即時聊天功能，但滾動很快，其實看不及。我有時在家看兒子Zoom上堂，很多小朋友也是上着上着就不見人了。強迫大家去互動，很難。」冼振東說，「坦白說我們也還在嘗試。請容我大膽些，甚至『不負責任』地說一句，這次演出可能就是實驗，看看小朋友會不會有即時的回應。這是很個有價值的實驗。因為之後，當在疫情的『新常態』中我們要繼續做戲劇，在沒有現場觀眾的條件下，但是又可以通過即時的通訊來給回應與互動，該怎麼做呢？這次就是實驗。」

表演形式、技術支持 新探索

演出也為演員的表演提出新挑戰。冼振東認為，雖然實質上是對着鏡頭演出，但從一開始並不應該用做電影或者多媒體的思維來進行。直播的鏡頭不會突然特寫演員面部的眼淚與微表情，「如果用拍電影的邏輯來運行，那是本末倒置。」這仍然是劇場表演，雖然觀眾席通過雲端散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希望演員仍能聚合在舞台表演時所展現的能量，但同時又意識到鏡頭的存在，適當地收斂或調整自己的能量。「我們要嘗試的直播的表演方式是怎樣的呢？比如，A和B對話，鏡頭需要切換不同的人，那這中間會有0.5秒的gap，演員要體認到這個。」這麼一來，表演的節奏和重心必然會有所改變，而演員需要去適應與學習。

《親親24孝》的導演兼編劇冼振東介紹道，將演出搬至大埔藝術中心的小空間，原本為正式劇院所設計的布景需要簡化，演出的分場也要調整，關鍵在於盡量運用手邊的一切資源去將故事講好。「疫情對業界來說其實是有危又有機。」冼振東說：「有了網絡，大家可以隨時隨地看各種故事，Netflix, HBO……以後會不

演出變直播 有危又有機

《親親24孝》的導演兼編劇冼振東介紹道，將演出搬至大埔藝術中心的小空間，原本為正式劇院所設計的布景需要簡化，演出的分場也要調整，關鍵在於盡量運用手邊的一切資源去將故事講好。「疫情對業界來說其實是有危又有機。」冼振東說：「有了網絡，大家可以隨時隨地看各種故事，Netflix, HBO……以後會不

「我們做現場演出的演員，聲音夠大，但是入了咪後，就很容易爆咪。」林英傑補充道。今年4月尾，大細路曾到科學館做親子劇場，當時便發現這個問題。太大聲，會爆咪；收小聲音，演員的能量又會消散。「能量、演技的真實感，TV-acting的技巧，以及如果動作太大動得太厲害觀眾不會量，所有的這些我們都要考慮。」

除了劇場中的創作與表演，技術問題也是線上演出難以繞過的難題。特別對於直播而言，信號發送是否夠平穩？觀眾的接收會否「窒」？用哪個直播平台最合適並符合預算，這對劇團來說都是嶄新的課題。早前，香港中樂團嘗試用5G技術進行4K高清直播，為業界展現操作範本，但5G是否能覆蓋到各個表演場所，仍有待試驗。林英傑透露，從5月底開始，大細路已經在大埔藝術中心舉辦了4次不同的直播演出，嘗試用不同的channel、不同的設備來進行，並請來專業人士調試，所得的經驗正可以運用到《親親24孝》的直播中。與此同時，他仍然希望能夠保持在劇場觀劇的傳統，小朋友們雖然安坐家中，仍然能跟着鏡頭走入場地，上樓進劇場——盡量用鏡頭營造現場感。「大細路劇團的傳統是演出結束後，我都會出來和觀眾聊天。那直播演出，有可能一演完我們就變成Zoom的形式來互動。但唯一有一件事情保持不來，那就是演出後的大合照。」他有些遺憾地說。

演員黃曉暉：多方向嘗試逆境自救 「停滯就是死路一條」

參演《親親24孝》的演員黃曉暉原本是一名自由身的演員，疫情前，他主要的工作內容是穿梭於各個劇團進行演出或校園巡演。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十年，他從事表演這份工作便長達十年，「表演從來都不是穩定的行業，但是倒不會缺工作到這個程度。」黃曉暉介紹道，以舞台表演為主要職場的演藝畢業生往往前三年是最風光的時候，「那時候處於每個劇團都會嘗試的階段，每一天工作量都很大，全香港跑，從沙頭角到港島南都有可能。」以他個人的經驗來說，三年「嘗試」的生涯雖有時間、體能的大量消耗，倒也在其間找到了合適自己的定位或劇團，從而趨於相對的穩定。

然而，新冠肺炎的到來，卻打破了這一份穩定，「目前已經不能用工作量少來形容，直接就是完全沒有。」不單單是劇團的工作，黃曉暉於學校的巡演工作或者教授表演課程，亦隨着學校停課戛然而止，「唯一剩下的工作是我平時有寫舞台劇本，還可以偶爾以線上的方式去教課。」這樣的工作獲得的報酬對於他來說顯然是杯水車薪。

數月前，政府宣布對各個行業進行補助，但這一份救助卻無法落在黃曉暉的頭上：「我們自由身的演員得到的補助很少，目前能夠申請到的只有7,500元的津貼。」他自言幸虧太太並非同行，靠着另一半還算能夠勉強維持家庭的開支，但心裏確實感到不理想。黃曉暉說：「其實目前政府針對我們這個行業的幫助對象主要是大型的劇團，放長遠來看即使疫情緩和，也會針對這些機構開展積極的活動。」但他認為除了經濟上的直接資助外，「擴寬僱主的生路」亦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對策，「只有『僱主』（小型劇團等）有了工作、平台，才能提供出工作機會給受僱的人。」黃曉暉說。

目前，黃曉暉積極為《親親24孝》直播版作準備，他認為這不失為一個在逆境中自救的方式：「這個舞台的呈現方式是很特別的，因為它多了一些鏡頭，而這個鏡頭會給表演帶來很多幫助。」過往也有將演出過的舞台劇拍成片，放在網絡平台讓人觀看，但往往與現場看有相當的落差，而這種「直播」的方式，能夠讓觀眾產生現場的感受。「疫情不會突然之間消失，在這個延續的時間裏，我們不能夠停滯，否則就是死路一條。」他說。

除了直播舞台劇的準備之外，黃曉暉亦用了一些賦閒的時間去沉澱，當作是找回自己過往十年忙碌的「裝備時間」，而對於新的方式，他表示有信心，「當然不能期望觀眾有如現場表演這麼多，但我認為香港的觀眾接受能力是很強的，舞台不會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堅持創作 見步行步

疫情發生以來，大細路劇團受惠於多個資助計劃，包括抗疫基金項目、香港藝發局的藝文界支援計劃、「保就業」計劃，以及民政事務局的演出支援等。如果疫情持續，希望政府在什麼方面繼續提供支持？

「真的要救我們，好像除了直接派錢，並沒有其他什麼更好辦法。」冼振東無奈地說。現實些看，如果劇團能正常開工，演出和學校巡演及工作坊project能如常舉行，劇團人都可盡力自力更生、抵抗時艱；然而現實無奈之處正在於，「現在（停頓），什麼都做不了。」大家惟有捱下去。但他讚揚藝發局反應迅速，例如推出「Arts Go Digital 藝術數碼平台計劃」，支持藝團及藝術家發展數碼或虛擬的藝術內容（數碼製作）。「反應很快，申請亦便捷，不需要其他太多資料。」

林英傑則表示，在第一波疫情來臨時，就曾與香港立法會體育藝文及出版界別議員馬達國討論劇場界的處境，「我們不像餐廳，餐廳已經很慘，但是未至於完全不能做（生意）；我們則是完全關了，而且往往去到快要開演才突然利停，很要命。」然而面對困境，他提醒自己要盡量保持樂觀求變的心情，「我們很感恩，好彩的是我們在大埔藝術中心這裏有個shelter，可以很安心，甚至還可以搞小型演出；另外我們仍然是牛池灣文娛中心場地夥伴，以我們這麼小的規模能book場到2022年，真的很感恩。」在現有的情況下，劇團能做的惟有堅持創作，「見步行步」。



《親親24孝》排練相片



《親親24孝》演出詳情

演出日期：8月29日 下午2時30分、下午5時正、晚上8時正
8月30日 上午11時、下午2時30分、下午5時正

* 演出長約60分鐘，每場演出後均設有【視像互動延伸分享環節】，觀眾可以安坐家中，仍然享受到具備互動元素的網上直播演出。

購票連結：<https://forms.gle/2H497k9EDKJb2UYx5> 節目查詢：2146-9466